

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39

Ch L 3145.0272,81

商  
卸  
具  
系  
志

商邱縣志卷之四

祠祀

壇壝之有歲享邦典也以郭邑麗于郡無別置壇  
墀故不錄其他血食于茲土者大抵能禦災捍患  
有功德於生民者也至世俗神祇遐邇共有城市  
村落千百雷同無庸贅矣

文廟在縣學左明萬曆元年知縣何希周建 本朝

順治六年知縣胡揚俊康熙四十三年知縣劉德昌

俱重修 祭品用猪四口羊四隻鹿一隻帛九段兔四  
隻藁魚三觔鮓魚三觔醯醢五觔芹俎三觔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菁俎三筋葑俎三筋笋俎三筋劔鹽五筋黍米一斗  
 稷米一斗稻米一斗梁米一斗棗四筋栗四筋芹四  
 筋榛四筋菱四筋牙香一筋末香一筋錠香十包黑  
 白餅各六十猪腎十枚大燭一對中燭一對小燭六  
 十枝降香一炷祭酒一中罈東西廡用猪二口  
 羊二隻帛四段燭六對香四束果醯黍稷同  
 啟聖祠在文廟東非隅祭品用猪一口羊一隻豚膊  
 一筋菱一筋藁魚一筋鮮魚一筋劔鹽二筋降香一  
 炷芽香一筋錠香五包中燭一對小燭六對酒一瓶  
 魁星文昌二祠同在學前師程講院內祭品各用猪  
 魚二尾兔一隻菽食鮮果棗湯彈丸  
 各一豆鮮花一枝帛二段燭二對  
 鄉賢名宦二祠在文廟戟門左右祭品各用猪一口  
 二束燭二對果  
 八盤酒二瓶

按舊志商邑名宦祀魏盧毓明萬廣扈俊臣畢用

徐化五人今祠中本室有明河南巡撫僉都御史

王漢知縣華元禊教諭劉漢柱 本朝三省總督

尚書李蔭祖朱昌祚巡撫副都御史佟鳳彩提學

僉事張九徵知縣周宗義等八人鄉賢祀周原憲

司馬耕漢申屠嘉丁寬申屠剛唐魏元忠宋戚同

文張方平明吳伯昂徐永達潘禮李泰朱洪沈瀚

沈鯉宋纁曹代蕭楊澗鄭際明楊楫余瑛宋沾楊

名時田珍侯執蒲侯恪葉廷柱周士樸許世蓋王

行李瀚 本朝宋權三十二人近增劉應卜李熙

曹小明侯允楨趙恩宋炘共三十八人矣又增宋榮

帝譽廟在城南四十五里帝譽陵之陽宋開寶六年

建元大厯時修明正統七年知州顧琳重修廟前東

廊下有井土人遇旱取水禱雨多應稱為靈井相傳

井本有四今存其一

閔伯廟在商邱之巔元大德間提舉范廷璧建明嘉

靖三十四年知府王有為重修今以孟夏上丁祀宋接

史康定初南京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大火之祀而以閔伯配歲以三月九日擇日令南京長吏

以下分三獻州縣攝太祝奉禮疏申請國元年又設

災感壇于南郊赤帝壇壇之外歲令有司以時致祭

以閔伯配後又議加閔伯上公衮冕九章之服又以

商邱為太祖興王之地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

祥之所自加封王爵錫謚宣明併製樂章焉

伊尹廟在伊尹墓前元巡檢李士良率鄉耆卞温輩

勸建張元忠侯有造各有記明宏治間知州周誥議

重修歲久傾圮萬曆十年府經歷某捐金二百餘兩

更新之

微子廟一名象賢祠在舊城內三仁街明宏治癸丑

巡撫都御史徐恪援閔伯比干故事請得以春秋致

祭知州周誥因舊址拓焉舊城既圯嘉靖六年提學副使蕭鳴鳳毀尼寺改建在今城內四北隅 本朝康熙二十一年知府胡國佐重修

舊志曰按史記微子帝乙長子帝乙欲立之太史執之不可乃立受及受無道將亾且忌之箕子荅微子救亾之策曰詔王子出廼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隕微子遂遜荒及武王入殷復商之位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推恩迨遍未及微子以其遜去而未之獲也及武庚叛成王誅之始封微子

于宋以祀成湯蓋爲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也使武庚能率舊德則微子將終身焉世乃謂其抱祭器歸周又謂去之以存宗祀皆未諒微子之心者也至謂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是一人而四其手矣尤可發一噓也

性善祠在北關外泰山行宮側相傳爲滕文公過宋見孟子處舊有大門二重大殿三間東西兩廡歷代修以祀孟子明宏治壬戌因河患湮沒嘉靖年間止修正殿三間崇禎乙亥復燬于寇 本朝康熙四十

二年署府衛輝通判葉于喬立碑記其處  
莊子祠在小蒙城南祀周漆園吏莊周今廢宋蘇軾  
有記

孝烈將軍廟在城東南營郭鎮北一名木蘭祠鄉人  
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云元侯有造史敬  
各有記

協忠廟在縣治北府城隍廟之右祀張巡許遠以南  
霽雲雷萬春姚閻賁賁六人同死安祿山之難唐  
至德中惟專祀張許以南霽雲配世稱雙廟者是也

已而增雷賁爲五王廟宋大觀中增姚閻爲六表其  
廟曰協忠金季以兵毀元至元間邑簿柴叔武徙南  
城上明永樂間徙州治東宣德五年知州李志奏入  
祀典宏治壬戌蕩于水正德初遷城改建今地嘉靖  
三十八年知府陳洪範增修崇禎壬午以寇燬本  
朝順治十四年知府邱正策重建康熙四十二年署  
府衛輝通判葉于喬重修元叅政徐琰明侍郎羅汝  
敬各有記

按河南通志又有南府君睢陽廟今攷柳宗元碑

至德中與張許同祀于雙廟者是也其子承嗣恐其久湮也鑿石紀美以永其傳非雙廟之外又有特廟也

舊志曰張許死先後昌黎嘗辨之情猶有未盡蓋睢陽之圍遠主守巡主戰且百戰百勝賊之所甚忌無如巡其切齒而欲以一擊斃之者亦莫如巡巡一日不死賊未得安枕而臥故子奇欲緩巡之縛而其黨阻之曰彼得人善戰緩之慮有他虞此其欲巡之速死可知也子奇謂巡曰君每戰則目

皆盡裂齒欲碎何也巡曰欲氣吞逆賊耳賊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如是而欲不速死得乎巡死則遠為之次洛陽之檻非遠其誰巡死遠又死則俘無主帥俘無主帥則其功不尤此遠之所以後巡一死也而史未之及終不能無異議亦何怪兩家子弟之不能通知父志也

按綱目睢陽死節三十六人史稱甯陵之功別將二十有五後皆從巡死難而姓名之可知者僅二十有一祀又不及其餘且併其人佚之惜夫張許

二公生既與士卒同甘苦死豈不欲與諸將同血食乎後之君子有能仰體二公之心做各郡邑名宦鄉賢之制於協忠二門外左右各建祠三楹東西向置木主爲位春秋二仲量備牲醴祀焉不惟發潛德之幽光且以補數百年之缺也

顏魯公祠在城南一里開元廢寺中故有田神功報德記本魯公書刊之石幢而亭以覆之明嘉靖二十九年巡按御史王楠卽其所祀焉叅政喬世甯爲之記碑亭明季毀邑紳宋權重修貢生侯方域爲之記

裴晉公祠在城內大隅首

五老祠在西門外一里許祀宋太子少師杜衍侍郎王欽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也祠舊在城西二里許正德辛巳工部尙書俞琳檄知州袁經建侍郎呂楠記嘉靖丁酉圮于水知州王文林移建護城隄內嘉靖四十一年貫之裔刑部郎中姑蘇朱景賢刻五老遺像于祠中泐碑紀其事今石像歸于宋中書煇西湄別業中

褒忠祠祀宋南京留守凌唐佐明歸德府檢校董綸



柘城舉人陳聞詩也唐佐字公弼休甯人建炎初留守南京仗義遇害贈徽猷閣待制董綸陳聞詩二人俱死于嘉靖癸丑柘寇師尙詔之變詔贈綸本府同知聞詩鳳陽府同知立祠協忠廟後明季毀于兵本朝康熙二十年知府胡國佐重修更建別室祀乙亥壬午死難諸人地方官三人府同知顏則孔府推官王世琇副將張輿鄉官五人工部尙書周士樸工部郎中沈試光祿署丞侯執中中書舍人侯忻廣平府推官朱國慶指揮十人熊應呂蔡浩周訥賈之瑄

梅振英張鴻光張宏印蔡侯東殷宏基張宏明于戶  
四人董文璽楊心未劉璿璣夏光裕官生二人田國  
賴  
沈似解元三人賈遂周士美徐作霖舉人

六人吳伯喬楊屈張儒王風普李明開周業熙貢生  
十人侯恒周士貴周士良沈誠喬文燁劉桃張元曠  
田國命范奇勝吳伯允監生四人侯棕徐續武沈偶  
安念祖庠生一百二十七人田國用黃麟徵張永昌  
劉伯愚李景華李國璋李鳴陞侯方鎮張渭侯沈張  
我標劉憲生崔植槐侯恕閻民表劉世起侯甸劉鴻

光楊端周士旂周士楚李鍾秀張澤張奇策曹秋李  
去奢喬煜侯錡沈佑曹繼蕭喬璽張廷議曹璧明侯  
怡屠之豫孫瑤侯方將侯方弼賈開明周之造周之  
璽賈光霽胡曾一常朴陸吉侯恬侯慮侯怙沈詬劉  
玉舉周允祉閻琳侯治泗常檄周之選賈開統沈養  
浩李九芳張瑤曹穀孫如蘭王鉉侯國澤張廷陳胡  
璪閻昇胡毓和張岳張元恬燕祖召張光張履端曹  
鍾英畢大志宋煜沈倬傅大聘曹起彬郭銳湯瑄李  
桐王風一劉元脉花燦然王琦牛晉雲張克岐金士

標田養成張鳳翀宋熙張我憲陳敏陞陳疇謝堯仁  
劉愈奇沈諗孫曰久喬雲鵬張鶴書喬維垣喬雲鳳  
喬維城田克久李知非周耀宗蔡際春沈誼許長祥  
沈佃之張內力沈証孫焯李肅度宋燹宋譽張倬孫  
耀前沈紳蔡懋東李去矜李去伐沈詒喬陞劉玉立  
趙九一張珣武舉一人史懋明儒士三人李廣生王  
家瑞田國根防守一人陳養質又諸生一人于鳴雷  
舊志曰明季闖寇肆虐兵鋒所至大河南北方千  
里無不開門請降而宋之士大夫獨同心戮力堅

守孤城卒以死殉亦可謂忠於所事矣謹以千百人中得一二人於數萬人中得百餘人忍不筆而紀之以附于古國殤之義乎

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患至而殉焉其有捍之之志也夫雖人有主客事有鉅細迹有顯晦其湛身是城則一而已廟而祀之誰曰不宜故前人置其地于巡遠祠之後有以夫

貞烈祠在南門外祀商丘縣知縣梁以樟妻張氏也壬午流寇攻城勢迫樟謂之曰萬一城陷奈何張指

所居樓曰夫存與存夫亡與亡誓以此爲死所未幾城破以樟從水門遁去而氏在廨囑其僕曰我死即焚此樓遂自縊邑人築祠祀之後毀本朝知縣趙

申喬重修更建後堂祀壬午同時死難諸烈婦有同知顏則孔女顏氏沈仔母孫氏沈佑妻任氏兒婦王氏尹繼美妻曹氏生員沈垓妻劉氏耆老謝堯中妻鄧氏田作浹妻楊氏妾王氏生員王機妻袁氏生員許兆祥妻周氏生員李良傑妻趙氏以上皆工部尙書周士樸妻曹氏妾張氏子業炎妻沈氏張允奇妻

張氏張乃浩妻王氏指揮賈瑄妻許氏生員朱佐妻

閻氏生員藍生芳妻侯氏以上皆投水死貢生王道宏妻余

氏自刎死貢生曹軫明妻楊氏自焚死沈譚妻李氏墜樓死

太常寺卿侯執蒲妻田氏侯怵妻劉氏侯恕妻朱氏

生員馬振芳妻游氏翰林院侍講李日妻張氏工部

郎中沈試生母王氏生員劉浩妻侯氏生員王家訓

妻侯氏貢生鄧杖策妻譚氏生員李用先妻王氏陳

盛典妻宋氏中書舍人沈誠妾劉氏齊氏生員沈諾

妻李氏鄧文光妻鄭氏生員常傲妻侯氏生員劉玉

璋妻萬氏常世煜妻周氏生員李翥妻楊氏生員李

杰妻李氏陳希閔妻蕭氏陳王教妻牛氏生員燕景

召妻張氏生員徐繩武妻李氏殷從仁妻張氏生員

劉顧學妻田氏生員侯治渭妻賈氏生員李去奢妻

王氏劉庸妻曹氏生員王聖明妻趙氏生員張國維

妻張氏生員張珣妻張氏生員王化普妻張氏陸嘉

妻徐氏生員李度母紀氏以上皆遇難

舊志曰士君子讀書學古立身名教之地一朝或

臨大難能守節不渝者蓋憂憂乎其難之矧婦人

女子未嫺詩書之訓者乎今死難諸婦或有從容就義者或有激烈被害者事雖不同其爲重綱常輕死生則一而已據所聞見附于貞烈以示儀型其有關於人心世道豈淺鮮哉

雷將軍廟在舊城南三里祀唐忠臣雷萬春相傳卽萬春面中六矢處

真武廟在北門月城內

伏魔廟一在東門月城內一在西門月城內西城者并在廟南有琉璃井相傳嘉靖時居民夜起見井中

火光視之遽滅及旦見甃融其半晶熒若琉璃矣

華陀廟在西關外古名桃花塢其南爲杏花村

河神廟在邢家口順治十五年知府邱正策建

縣城隍廟舊在回河路兵燹湮沒本朝順治十八

年知縣劉之驥創建在府城隍右甃隘不堪康熙十

九年知縣朱衣貴因三司廢署改建于南察院之西

府城隍廟在府治西北詳見府志

二賢祠在城東南隅祀原子憲司馬子牛康熙四十

四年邑紳宋斌創建并立義塾於內皆斌捐貲

魁星閣在東南城上亦邑紳宋斌捐建

坊表

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由來尚矣明代士子之登第者縉紳之通顯者皆得巍其綽楔近世登科雖有坊價而並不樹坊至鄉大夫更絕響矣郡城前代坊額已十無一存而舊牘所書皆故典也敢曰是無益于人國而竟芟之乎

崇德坊

在舊城內北街

象賢坊

在舊城東街表微子之宮也

承流宣化坊

在府門前

微子建學之地坊

在府門左

孔子習禮之鄉坊

在府門右

正人坊

為徐永達立

司空坊

為潘禮立一名君子坊

大卿坊

為李秋瑤立

官坊

為賈時立

恩榮坊

為孟瑛萬現立

雙桂坊

為周宏周中潘禮潘哲立

騰霄

坊

為張登瀛立

應奎坊

為楊愍立

登雲坊

為朱福立

坊

為費懋立

五秀坊

為安到立

五俊坊

為潘禮立

坊

為賈懋立

觀文坊

為黃恕立

冠英坊

為張禎立

坊

為張恕立

亞元坊

為朱洪立

尚賓坊

為鄭珏立

坊

為賈時立

經元坊

為趙連賈晶立

椿桂同榮坊

為嚴紹立

坊

為蔣忠立

進士坊

為潘禮趙思李銳朱洪鄭珏賈時立

冲霄坊

為蘇遠立

坊

為李時清立

登第坊

為路漢立

甲辰進士坊

為沈瀚立

坊

為李時清立

登第坊

為路漢立

甲辰進士坊

為沈瀚立

坊表

雷立雄飛坊為徐憲立經魁坊為閻奮立亞魁坊為沈湖立雛鳳冲霄

坊為朱家相立秉公持慎坊為李嵩立保釐南服坊為楊栢立綸

恩褒錫坊 恩賜坊俱為宋寬立檢討坊為沈杜立南牀風紀

坊為張道寬立栢臺秉憲坊為喬巖立孝行坊為沈忠立節孝坊為趙

琳妻宋貞烈坊為孟綸妻張氏立烈女坊為張烈女立雙烈坊為馬

思齊妻李氏貞烈坊為安世麟妻徐氏立好義坊三為陳案舜周廉何備

立四世一品坊為沈忠沈瀚沈杜沈鯉立兄弟聯科坊為沈瀚沈潮立黃

閣調元坊為沈鯉立恩褒三世坊為侯進侯瑀侯執躬立柱史坊

少京兆坊 少司徒坊 天官冢宰坊 大中丞坊

以上俱為宋纁立 又四世一品坊為宋氏家祠立循良坊為宋沾立孝節

坊為宋沾妻張氏丁氏宋渥妻劉氏立貞節坊為王緯妻侯氏立兩代完節坊

為賈承仁妻周氏節孝坊為侯方來妻李氏立貞節坊為貞女賈振妻胡氏立曹氏立

舊志曰坊表著媿也著媿而必建之坊者何示可

久也摭懿蹟額通衢俾過者仰而睇曰此某某氏

之坊也此其樹風聲以昭來世者也榮矣顧記不

云乎君子不自尙其事求處情也先王尊名而壹

惠焉懼名之浮于行也苟其予之者有據而受之

者不誣則夫額通衢樹風聲誠非倖耳而不然者

坊表

奚啻十目視而十手指也然則榮之也其猶夫激之勵之俾之以觀省之實乎說者曰坊也者防也止也防止水猶止惡也表也者儀也君子之德著之儀表也讀戴氏之二記亦可怵然而知監矣

寺觀

二氏之學本儒者所不道而有教以來紺宇琳宮遂遍天下意者竺乾雲笈之業殆有所不可廢者乎前志所收無多洵嚴而不黷矣今仍其舊貫云開元寺在城南一里唐名開元宋名寶融又名隆興

寺內有八關齋會報德記石幢爲顏魯公書 本朝

宋太保權築亭以覆之康熙初郡倅陳昌國重修

靈古寺在馬牧集

洪恩寺在穀熟集北流臘溝舊名燃燈禪院肇於宋

金明昌二年重修

廣福院在烏墻集金明昌四年建

興國院在穀熟東十三里俗稱馬廟

慈氏院在濟陽鎮

白雲寺在城西五里俗名十方院舊止屋三楹明崇



禎三年有僧湛源募建大殿準提閣環廊山門規模宏敞爲邑大觀

牛布寺在車箱鎮唐時建

隆興寺在南門外俗名大寺

文殊寺在北門外里許俗名小五臺本明田通政珍別業本朝順治年間僧定空募建

小峨眉在城東北一里明王吏部杼園亭今改蘭若

靈臺寺在城東靈臺上隋開皇二年建

鴻慶萬壽宮在縣治西北明正統間建

### 帝王

王者君臨萬國豈一邑可私哉紀帝王者何紀其所自出也紀其所自興也商以元鳥建邦景亳受命趙檢點節度歸德康王構卽位應天所謂出于是興于是者也劉寄奴系本彭城又起家京口國號雖符而於地無與故不書

上古

帝嚳高辛氏姬姓名爰螭極之子黃帝曾孫也代高陽氏爲天子都亳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其色郁

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明鬼神而敬事  
之歷日月而迎送之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  
民而利誨之仁而威惠而信執中徧天下而天下  
服焉帝摯帝堯后稷契皆其子也在位七十年壽  
一百五歲

商

湯名履又名天乙姓子氏始帝嚳次妃簡狄祈于高  
媒有元鳥之祥後佐夏禹治水有功舜命爲司徒  
封於商相土其孫也代闕伯主火祀都商邱十傳

至王癸生天乙是爲成湯聘伊尹伐桀有天下建  
號曰商都帝嚳舊都帝知勇天錫聖敬日躋執中  
而立賢無方肇修人紀表正萬邦纘禹之服在位  
十三年壽百歲傳孫太甲

太甲父太丁未立而死太甲嗣位不明厥德顛覆湯  
之典刑伊尹放之桐三年自怨自艾尹復奉冕服  
迎歸於亳旣歸益增修厥德諸侯歸之號爲太宗  
在位三十年崩子沃丁立

沃丁委任賢臣咎單無改太甲之政在位二十九年

太庚崩弟太庚立

太庚嗣位二十五年子小甲立

小甲在位十七年弟雍已立

雍已立而商道寢衰諸侯不至在位十二年崩而太

太戊嗣位

太戊雍已之弟任伊陟巫咸修政明禮弔喪問疾殷

道復興遠方之人重譯而至者十六國號曰中宗

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仲丁嗣位而亳有河

決之害遷都于囂商自此而西矣

宋

太祖名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周顯德六年為殿前都

檢點七月為歸德軍節度使明年春帥師禦漢兵

至陳橋驛將士推戴自立而還遂代周受禪改元

建隆定大號曰宋以嘗領軍于宋也在位十七年

高宋名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二帝北狩人心

屬戴以宋為太祖興王地靖康二年夏五月庚寅

即位應天府今歸德是也十月幸揚州宗澤疏留

之不振報金人始分道南侵而中興之業衰焉

封建

商自闕伯肇封相土繼烈曰商曰宋歷六十有七君傳國之永無過是矣漢晉以來並建維城以蕃王室有足紀者至如彭越雖封梁實都定陶呂產劉永皆以叛誅無足述也

唐

闕伯高辛氏之後封商邱為火正主辰星之祀商之大有侯封自此始

夏

相土契之孫封商邱代闕伯主火祀能益恢先緒有盛德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蓋頌之也相土傳昌若昌若傳曹圉曹圉傳冥冥傳振振傳微微傳報丁報丁傳報乙報乙傳報丙報丙傳主壬主壬傳主癸主癸傳天乙而有天下天乙傳太甲以至于仲丁八世而亳有水患遂遷都于囂矣

周

微子名啓殷帝乙元子紂庶兄也食采於微故曰微

子微子憂紂之將亡數諫不聽乃問救亂之策於箕子箕子自言其義不可去而微子之義不可不去微子遠遜於荒及周武王克殷封武庚以續殷祀而武庚與二叔叛武庚誅求可續殷後者得微子建爲上公作賓王家祀得用天子禮樂爲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宋卽闕伯相土故都也微子仁賢殷餘民甚愛戴之其嫡子先死及卒而立其弟衍曰微仲記曰微子舍孫膺而立衍是也微仲卒子稽立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卒子潛公其立

魯公卒弟煬公熙立煬公立而潛公之子鮒弒煬公自立記曰厲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卒子惠公闞立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子戴公立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病且死讓其弟穆公和和亦竟傳宣公子與夷而出其子馮于鄭曰吾不敢廢先君之舉也是爲殤公殤公立太宰督弒之而召公子馮於鄭立之是爲莊公莊公卒子潛公捷立後爲南宮萬所弒而召公子游諸公子亦殺萬與游而立潛公弟曰桓公

禦說桓公卒子襄公茲甫立襄公與楚戰於泓傷  
股而死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卒弟禦弒太子自立  
國人殺之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無道  
國人不附襄公夫人王姬使衛伯弒之而立昭公  
弟文公鮑革鮑革傳子共公瑕共公卒太子肥爲  
司馬唐山所弒國人立文公少子平公成平公卒  
子元公佐立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卒宋公  
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卒子悼公  
購由立悼公卒子休公田立休公卒子辟公辟兵  
立辟公傳子剔成剔成之弟偃逐其君自立尋自  
稱王多行不義諸侯目之曰桀宋於是齊楚魏共  
伐之殺偃而三分其地宋以不祀蓋自微子至偃  
歷三十二王其紀年久近弗可盡考也

漢

梁王恢高祖諸姬子封梁王呂后七年徙王趙王心  
懷不樂而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酖殺其愛姬王  
悲思不已亦自殺呂后惡之廢其嗣不續而文帝  
以其地封子揖

懷王楫文帝少子好詩書帝愛幸之二年封於梁以  
賈誼爲太傅立十年入朝墮馬死無後徙淮陽王  
封焉

孝王武文帝次子景帝同母弟也母竇太后初封代  
徙淮陽又徙梁梁雖因微子故都當是時則北界  
太行西至高陽中四十餘城多大縣蓋自闕伯相  
土後幅員廣博無踰此者景帝時吳楚七國反擊  
梁棘壁王使韓安國張羽等拒之吳楚不得過而  
西王自負有功又太后帝最愛幸而又大國也於

是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出入警  
蹕延四方豪傑珠玉寶器富於京師而王有侈節  
矣始帝未置太子也王入朝帝從容謂王曰千秋  
萬歲後當傳王太后喜逮栗太子廢而太后申前  
議袁盎諸大臣皆不可王怨盎謀之客羊勝公孫  
詭使人刺殺之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景帝怒遣  
使按羊勝詭皆自殺王懼伏斧質闕下請罪事得  
已寵亦遂衰旣歸國常忽忽不樂無何病熱死立  
前後三十五年太后聞之哭甚哀曰帝殺吾子帝

懼盡封孝王子五人爲王分梁爲五國子買嗣梁  
買立七年卒傳子平王襄襄立四十年傳子項王  
無傷無傷立十一年傳子敬王定國定國立四十  
年傳子夷王遂遂立六年傳子荒王嘉嘉立十五  
年傳子立嗣國二十七年王莽廢爲庶人徙漢中  
自殺國除後復立孝王後音嗣梁王莽篡國絕

後漢

節王暢明帝次子也初封汝南王建初四年徙爲梁  
王更益六縣二十七年薨傳子恭王堅堅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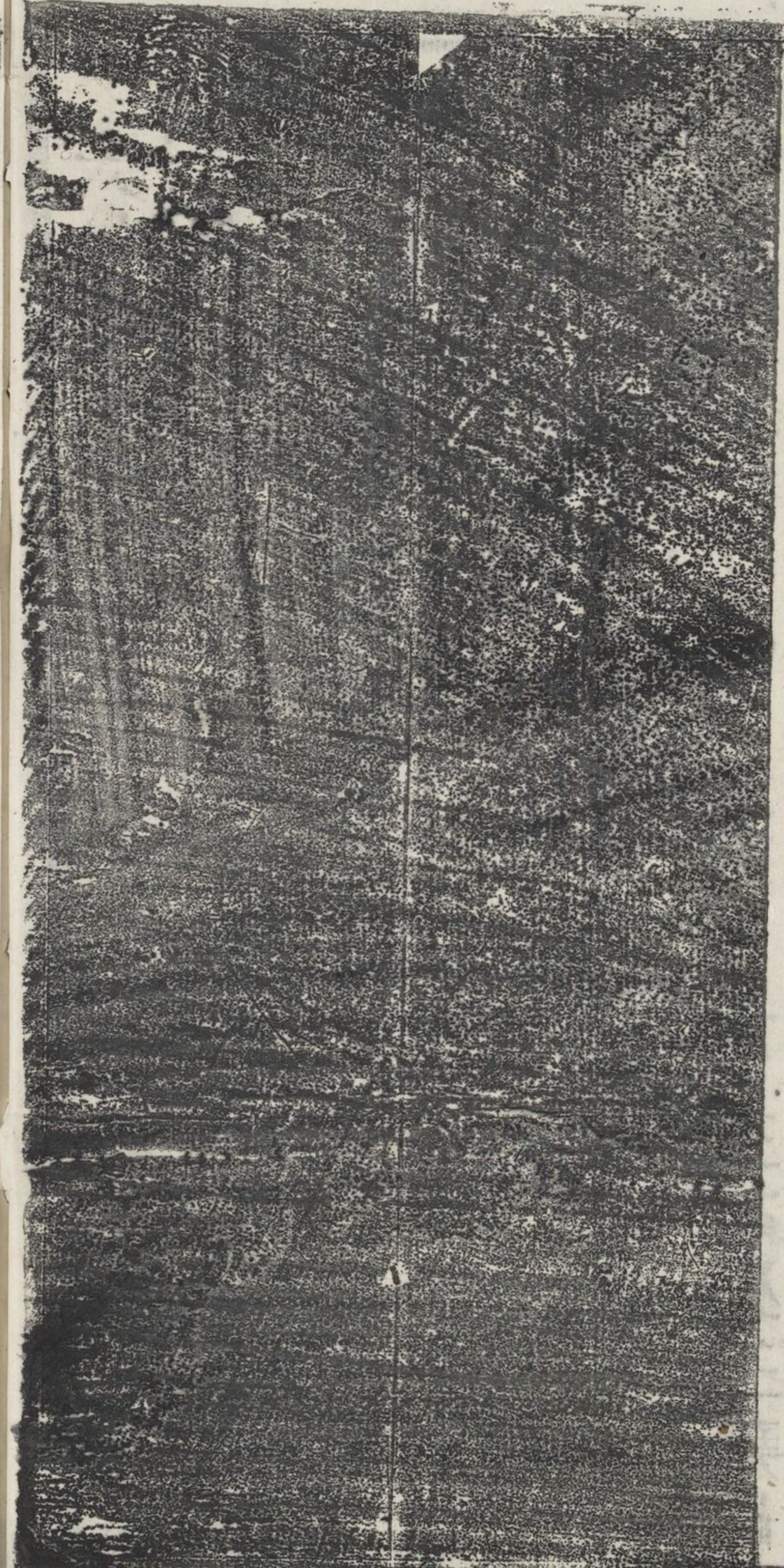
六年傳子懷王匡匡立十二年傳弟夷王成成立  
二十九年傳子敷王元元立十六年傳子彌彌立  
四十年魏篡漢降爲崇德侯

晉

孝王彤宣帝子栢夫人所生武帝踐阼封爲梁王無  
子以武陵王子爲後是爲懷王懷王卒聲王翹嗣  
翹亦無子以武陵威王子逢爲後傳子穌穌傳子  
珍之值桓立篡位奔壽陽爲劉裕所害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四



商邱縣志卷之五

官師

邑雖倚郡郭而不書郡官者別於郡志也邑自睢陽改宋城由宋城復改睢陽又以睢陽省入歸德州泊又升州爲府而置商邱縣或稱縣令或稱知州或稱知縣總此縣官耳彙爲一條以便省覽

漢

睢陽令

蔡兼 籍貫無考

舊志曰兼當高帝初

東漢

起從阿還  
定北地用  
常山相  
封樊侯

陳宗籍貫無考

舊志曰與

班固共成

世祖本

紀者

任延南陽宛人

建武中以

九真太守

左遷睢

陽令

魏

典農校尉

盧毓涿郡人

傳

按魏武置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漢制比二千石

者月俸百斛縣令為千石吏真千石者月俸八十

斛是校尉高於縣令矣毓傳雖有謫睢陽之文而

校尉非縣令明時以其有德於睢祀之名宦而修

志者遂以入於縣令之班今雖沿其舊而不可不

辨之以正其名

宋 宋城令

王兢 仕至秘書

丞

元 睢陽令

三簿

梁思温 曲陽人

柴叔武

明 歸德知州同知

判官

吏目

洪武

初年 殷嗣輝 山東

二年

歷城人 有傳

劉定延 江浙

衢州人

十七年

李學可 直隸

肝胎人 有傳

二十四年 扈俊臣 北平

元城人 有傳

永樂

十年

潘希和 廣東

十六年	宋翬 陝西咸甯人	生	監	人	監	生	補中降生以給事	番禹人監
正統								
五年	顧琳 浙江上虞人	舉	人	舉				
九年	衛庸 南海上海人	監	人	監				

六年	席貴 山西代州人	舉	人	舉				
三年	席貴 山西代州人	舉	人	舉				
四年	聶智 江西豐城人	進	士	進				
天順								
景泰								
二年	聞和 浙江鄞縣人	入吏	員	入吏				
六年	吳宗誠 福建歐甯人	監	生	監				

元年

蔣魁

浙江青田

人有傳

成化

十七年

畢用

山東博平

人有傳

沈杰

南直長洲

人有傳

宏治

六年

周誥

浙江嚴州

人有傳

十二年

任儀

四川閬中

人有傳

正德

六年

周冕

應天

人有傳

八年

劉信

北直魏縣

人有傳

十二年

徐維超

浙江

十六年

袁經  
山東青州人  
進士遷河南按察司僉事

奉化人舉人以給事中降補

六年

嘉靖

六年

王侑  
科貫

陸冕  
南直崑山人  
進士以主事降補後遷至按察司副使

七年

陳璫  
南直合肥人  
監生

十四年

陳有容  
南直休甯人  
舉人後調巴州

十七年

許聰  
南直武進人  
監生

二十二年

李應魁  
湖廣襄陽人  
舉人在任

年升州為府  
調他郡  
以  
去

世宗嘉靖二十四年升州為府置商邱縣為附郭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嘉靖

二十四年曾騰鳳川

成都人  
舉人

二十六年郭顯忠南直

宣城人  
舉人

二十八年蔡銳南京留守

衛人  
舉人

隆慶

二年王勣山東汶上

人舉人調  
山西五臺縣

六年

路槃北直永年  
人吏員勤  
慎不擾

萬曆

元年 何希周 廣湖

新甯人貢 廣湖

士遷王府 廣湖

正 審理 廣湖

呂乾健 西山

進士 廣湖

王室垣 直北

由周人進 直北

士遷刑部 直北

主事 直北

姚體乾 直北

潘一龍

人吏員進

容

史

三十年 吳允中 東山

曹州人進 東山

士調杞縣 東山

考選御史 東山

仕至光祿 東山

少卿 東山

無錫人進 東山

士由新鄭 東山

調有 東山

二十四年 華元禎 直南

無錫人進 直南

士由新鄭 直南

邱履嘉 直南

江



三十八年

嘉興人進士由銅陵

調遷禮部主事仕至

四川人參政

四十二年張鵬雲山西

澤州人進士有傳

天啟

元年孫傳庭山西

代州人進士有傳

五年提橋北直河間

崇禎

元年董直愚山西

介休人進士由蘭陽

二年張宗孟山西

定襄人進士

六年喻大為四川

南丘縣志

卷之五

五

官師

內江人  
進士

九年

李具茂  
山東

高唐州  
人進士

十三年

鄒光祚  
江浙

人吏員壬  
午流寇陷

城殉  
難

十四年

魏令望

士調太康  
人進

梁以樟  
順天

大典人進  
士十五年

因闖賊陷  
城而去

十七年

馬汗朱  
西廣

懷遠人  
舉人

本朝

順治

二年

冀往聖  
山東

張進仁  
山西

藍孫林  
湖廣

宋光國  
河南

館陶人  
貢士

大同人  
貢士

巴陵人  
吏員

懷州人  
吏員

四年

胡揚俊  
山西

陳秉恭  
浙江

成名興  
江南

張承忠  
順天

交城人 進士  
山陰人 吏員  
霍山人 吏員  
宛平人 吏員

六年 李守功 遼東人

廣甯人 貢士

八年

萬成象 湖廣人

麻城人 吏員

九年

胡貞開 浙江人  
張光恩 浙江人

杭州人 舉人 吏員  
人由湖廣 推官 降補

衡州府 推官 降補

劉之驥 山東人

章邱人 進士 有傳

十一年

郭大儒 宣化府人 拔貢

貢人 拔

十二年

葉世秀 浙江人

惠四海 陝西人

山陰人 吏員

富平人 吏員

十六年

陳士性 浙江人

會稽人 恩貢 遷容城 知縣 仕至 解州知州

十七年

鄭圖南 陝西人

張養忠 順天人

官師

康熙

二年

葉郁然 江浙

錢樑 福建

雲和人 貢士

人內院 供事

三年

祖文明 遼東 莫國英 山西

十一年

錦州人 廕陽曲人 生遷江南 監生

徐州管河 同知歷仕

至福建 布政使

四年

閻繼忠 順天

十五年

太興人內院 供事

五年

許成祥 江浙

十五年

山陰人 吏員

六年

史傳國 湖廣

江夏人 歲貢 捐陞北

直魏縣 知縣

陳琰 浙江 山陰

人吏 員

九年

蕭天球 江西

萬安人 歲貢

十年

金鳳祥  
順天  
通州人  
吏員

劉啟祖  
順天  
人吏員  
遷湖廣永州府經歷

十二年

朱衣貴  
遼東  
遼陽人  
舉人以行取

府經

十五年

考選  
御史  
遼陽人  
舉人以行取

徐一坤  
浙江  
會稽人  
吏員

十七年

李藩  
北直  
鹽山人

孟繼聖  
浙江  
會稽人  
吏員

十八年

人拔  
貢

會稽人  
吏員

連蔭  
福建  
侯官  
人吏

二十年

趙申喬  
江  
武進人  
進士剛明  
嫉惡煦育  
小民為近代  
循吏之冠  
遷刑部主  
事由員外  
郎移疾家  
居特起浙  
江布政使

許讓  
浙江  
仁和人  
員吏

尋擢副都御史巡撫浙江今改撫湖南

二十一年

康丕振 山西

絳州人監生遷陝西

按察司照磨

二十三年

劉登龍 陝西

清澗人吏員

二十五年 周宗義 浙江

山陰人監生有傳

三十三年

周銘 直隸 滄州

人監生

三十六年

尹嘉言 江南

和州人例監

三十七年

劉元肇 順天

大興人廩監候選縣丞總河以材能題赴河工由曹縣迴遊改調仍以縣丞管主簿

事

三十八年劉德昌

遼東

丁鎮

順天

籍順天文  
安人例監

江山陰  
人吏員

四十二年  
計典特舉

卓異

明初教職以州故置學正後改縣置教諭訓導如故

明

學正

訓導

洪熙

元年

夏子芳

山東日照  
人舉人

宣德

七年

嚴敬

南直常熟  
人舉人

景泰

元年

湯緒

南直泗州人貢  
士遷陝西慶陽

府教授

成化

張克用

南直太平  
人舉人

宏治

徐資

山東鄆城  
人舉人

應綱

浙江永康人  
貢士有傳

正德

陳佺 廣西桂林人舉人

嘉靖

徐化 湖廣興國州人舉人有傳

教諭

崇禎

三年

倫之楷 北直灤州人舉人遷榮澤

知縣調繁臨潁行取考選御史

七年

張五常 南直宣城人貢士

十三年

夏士英 開封府祥符人貢士流寇

陷城殉難

本朝

順治

四年

楊士元 汝州人貢士

孫滋大 汝甯府西平人貢生遷淇

八年

慕之翰 籍貫缺貢生

申從詩 汝州伊陽人貢生遷虞城

十四年

劉漢柱 河南府孟津人舉人

強國藩 開封府陳留人貢生



十七年

陳璿 河南府洛陽人  
歲貢遷商城教諭

康熙

訓導於三年裁省  
至十九年復設

元年

楊蘊秀 開封府蘭陽人  
歲貢

四年

趙平格 開封府祥符人  
遷懷慶府

授教

十四年

袁則玘 開封府杞縣人  
舉人

張正志 開封府滎陽人  
舉人

十三年

夏士英 開封府祥符人  
貢士流寇

陷城  
殉難

本朝

順治

四年

楊士元 汝州人  
貢士

孫滋大 汝甯府西平人  
貢生遷淇

縣教諭

八年

慕之翰 籍貫缺  
貢生

申從詩 汝州伊陽人  
貢生遷虞城

教諭

十四年

劉漢柱 河南府孟津人  
舉人

強國藩 開封府陳留人  
貢生

十七年

陳璿 河南府洛陽人  
歲貢遷商城教諭

康熙

訓導於三年裁省  
至十九年復設

元年

楊蘊秀 開封府蘭陽人  
歲貢

年裁缺  
離任

四年

趙平格 開封府祥符人  
遷懷慶府

教授

十四年

袁則玘 開封府杞縣人  
舉人

張正志 開封府滎陽人  
舉人

十九年

謝之琮 河南府鞏縣人  
歲貢

二十年 張庚 懷慶府河南人  
舉人

郝發 河南府登封人  
歲貢

李器 彰德府安陽人  
例貢

二十八年 裴若度 河南府洛陽人  
戊午解元

沈錫祚 開封府陳留人  
歲貢

三十七年 邊惟謙 開封府中牟人  
舉人

按學官之職古無專設唐始有郡文學一人而地  
居冗散士大夫恥爲之宋雖郡縣皆立學教授多

由監司薦辟非盡朝除者明制始由廷授故序學  
官自明始按明會典府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州  
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縣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  
所以朝考夕庀于諸生者至嚴且重也宣正以後  
科甲橫而學校微視廣文爲冗散訓導半裁省商  
邱自州改縣司訓者不知凡幾而故籍淪亡明世  
之教職可攷者寡矣嗚呼觀學職之興廢可驗士  
習之盛衰論世君子每繹前人典章未嘗不掩卷  
三歎也

名宦

邑自設官以來宦于其地者多矣而茲若人何獨  
云名也有其名者必有其實則宦之名可思矣睢  
陽宋城令長可名者何寥寥焉豈千餘載竟無賢  
牧尹乎抑紀載闕如也明世較近可傳者多而  
本朝六十年稱廉能者必以趙毘陵爲首第趙方  
建牙例不列傳千載桐鄉俟之異日矣

魏

盧毓字子家涿郡人幼以學行稱魏文帝時爲梁譙

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都大徙民充之以爲屯田譙地磽瘠百姓困窮毓愍之表徙民梁國就衍沃失帝意帝雖聽所請而心殊恨之遂左遷使將徙民爲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累遷安平廣平太守任至尙書僕射封容成侯卒謚曰成至明崇祀名宦

明

段嗣輝山東歷城人洪武初知州事以公勤蒞事草昧之初諸廢具舉遷金華知府

李學可直隸盱眙人洪武中知州爲政先德禮後刑罰有古循吏之風

扈俊臣直隸元城人洪武中知州州民有賈五之子娶李聚女爲妻不順舅姑責之投河死聚威脅賈五父子俱自縊并殺其二女事久不白俊臣鞠之悉置於法人以爲快後有土賊保貴爲害俊臣復執送京師下御史詳讞賊屬妄訴逮俊臣與辯卒坐枉苦不能直其事因懷牒自縊事聞上閱之誅主獄之吏與賊反噬者賜楮二十錠爲俊臣歸葬

後祀名宦

蔣魁浙江青田人天順元年由湖廣布政經歷遷守歸德居官清惠不縱不激興學育才修舉廢墜政治爲兩河最

畢用山東博平人進士成化中任州守性剛毅不阿勤恤民隱興學勸農摧暴獎善大得衆心時河濱壞堤水且薄城下居民倉卒號走用慰止之令築月堤捍水水不爲害又請蠲歲租廣賑貸民不知災有巨璫過郡強之跪用庭叱之曰跪天子腿跪

汝薰腐耶巨璫怒誣以他事奏之逮繫詔獄事白復官人稱畢鐵腿云後遷懷慶府知府去之日民遮道泣留至枳車不得發爲立碑頌德焉後祀名宦

沈杰南直長洲人與畢用俱成化丙戌進士相繼守州廉勤平恕士民戴之一時稱賢牧者必曰畢沈歷陞本省布政使

周誥浙江嚴州人宏治中任知州發姦摘伏威惠並著時先聖遺跡及諸祠祀多所修復者

任儀四川閬中人進士宏治中任知州先是山東沂州以養馬之役奏派歸德下臺臣議前守誥旣極力爭免至是陳州復執奏如沂儀具列地瘠民貧與潁河之鄉不宜養馬狀以報卒免是役民頌其德刻石以紀

應綱浙江永康人宏治間以貢士任訓導綱天性純誠素履修潔嘗奏建微子祠督里中耆年爲崇德象賢會著冠婚喪祭禮儀使鄉人子弟肆行之以倡化勵俗後以憂去士民念之不忘

新鄭調知商邱縣時值黃河變遷邑田盡榛蕪元禔請金三萬給民牛種荒田盡闢民賴其利至今頌之考選未赴而卒祀名宦

張鵬雲字雨蒼山西澤州人進士萬曆四十三年任知縣廉明仁恕寬猛得宜練于吏事士民賢之行取刑科給事中仕至順天巡撫副都御史

孫傳庭號白谷山西代州人進士天啟元年由永城調知商邱縣英才卓犖文武兼資其所措置恢宏博大非俗吏比入爲吏部主事後仕至兵部尙書

總督勦寇軍務歿于王事

本朝

劉之驥字龍友山東章邱人進士順治十年任知縣

安靜敦朴勤恪平恕蒞任數載上下宜之邑志自

萬曆中宋冢宰創後六十餘年不修而兵燹之餘

舊籍亦失之驥復纂其畧俾後人有所考訂功不

可泯也

周宗義字宜菴浙江山陰人康熙二十五年任知縣

平易近民廉靖不擾凡辦理地方公務如修繕城

垣增築隄路運送山陝軍供等類皆捐貲身任並

不問之里甲邑南有古河一道歲久湮廢每遇霖

霖南鄉一望成湖康熙二十九年春值歲歉民饑

宗義申請濬河陰以寓賑凡三閱月而告成不特

徐邑境水患且活饑民萬餘人在任十三年四署

隣篆咸感之如商卒之日一城哀慟民留其衣冠

葬之蔡家道口仍祀名宦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韓之蔡家口亦原自...

商邱縣志卷六

藝文

襍著

本朝

重修察院三司記

劉之驥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越之區閩甌之鄉  
 達官之以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焉而又中州  
 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  
 勝國自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會



河以宋之陸道西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迓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鼎革之初曹濮之間榆園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震驚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閩陝之以王事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億之煩興百倍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備三司頽垣敗瓦荆榛滿目以故江南吳越閩陝之以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悉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

而無制官民逼處上與下交病焉順治十年春余以謫劣來令于茲惻然憂之卽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闢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南察院大堂五楹成尋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周以垣墻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之東西各

有厨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邑宰之候謁  
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此中一司也而  
左右兩司尙有待焉夫此二公署也以之修于勝國  
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物呼吸可以猝辦然以之修  
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  
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其難之故萃數年之心  
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  
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南園記

刪節

侯恂

回去城十里而遙無所因襲平地創修絕去彫蔓朱  
檻一切繁華富麗之相故茅屋亭亭如野人居如處  
士家心遠地偏寰中而有物外之况園可五十畝乃  
竭前後數十年之擘畫物力人力畢萃于此蓋嘗總  
而計之園內有草堂一主人於焉肅賓草樓一主人  
於焉擁書草屋四一爲收貯圖玩之所一爲佳客下  
榻之所其二則主人夏日於焉納涼冬日於焉負暄  
小臺一主人中秋於焉舉杯邀月九日於焉登高泛  
菊斗室一纔可容膝主人於焉撫南窗以寄傲者也

河房一所前臨長溪旁對假山主人於焉垂釣於焉  
放舟又有高亭一牡丹之金屋也大亭一梅花之玉  
照也小亭四丁香之愁瑞香之睡榴之子榛之實分  
席而專房也殿屋三前後相望其南則芍藥翻階之  
地其北則憇鶴軒有鶴數隻鼓翼翔舞引吭高唳每  
一觀之輒作天際真人想又北則背山臨流右有夢  
庵庵前專植芭蕉左有退庵庵前專植黃楊庵內各  
有曲几小榻主人於焉偷閒習靜者也屋之西仍擬  
作長廊數楹憇鶴軒之前仍擬作高坊一架有志未  
逮又有假山三座以石爲骨以土爲肉取奇石之有  
峰有巒可洞可壑峭聳而如立偃蹇而如臥者因形  
其勢次第羅之加以危橋欹側細卉蒙茸畧想像唐  
宋名手山水筆意又奇石三方空靈秀拔塊然獨處  
可以當米老端笏拜揖長溪一灣滿種荷花荇藻掩  
暎游鱗出没兩岸垂陽之下繫一小艇恍似江南水  
村方塘一泓高柳古藤盤其旁翠竹碧梧樹其後零  
雨夜滴爽露晨流竟似人間蓬壺矣復於迤北闢一  
小園園有梅花屋一芍藥亭一牡丹草亭一草堂一

萬紫千紅絢爛奪目主人於焉快意適觀園之北有隙地焉更爲別圃黃土築墻折柳樊之左接竹畦右連杏苑萱草爲徑荳花爲棚區分其地列種瓜蔬以備不時之採擷而間得奇種別品爲大園之未曾有者則參差植之隨時隨意無復行列復有隨喜亭一豎木成架以布幔之居士自題其額曰東坡有亭名曰選勝予師其意名曰隨喜隨喜者言夫美景良辰賞心樂事隨時可喜隨地可喜亦隨人可喜也其亭規製甚小兩人可昇到處可坐陌上草薰藉之而遊

春暉嶺頭雲冷守之以延秋月聚花片以爲茵掃紅葉而煮酒則主人任意隨喜於焉遊戲者也約畧花木之屬有竹數種延亘不啻數萬竿古詩所謂有地竹林多者庶幾近之松八十株檜栢一百株梧桐八十株垂柳年老絲長者三十株桂花六十株玉蘭九株蘭花十叢山茶二十株夾竹桃五十株臘梅一千二百株千葉春梅二百五十株牡丹一千三百本芍藥一千六百本名菊六十種蓮花三池虎刺五株枸杞黃楊水竹梔子怪松各數株其餘嫩草雜花不記

其數園之西乃爲果園園之東乃爲菜園此外乃爲  
桃杏李奈櫻桃之林少者以百計多者以千計蓋北  
地風高氣寒南花如枇杷柑橘之類購之不易養之  
更難且多不結子僅可具品無勞多收若乃園中大  
景可以快賞者自松風竹雨而外四時不絕真令人  
應接不暇而點綴其間者各極一時之秀每當盛開  
時招佳賓共賞不則獨酌其下欣然陶然自喻適志  
浮雲富貴實不知老之將至也主人姓侯名恂字若  
谷別號六真居士

重修書院碑記

侯方域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  
以郡之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  
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材  
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公鉅  
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辟感動涖  
厲烝烝以變今雖廢而人之謳吟思慕鄭公之澤者  
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  
莫此爲大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

楹其侵而居之者幾何家資餽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書院之設始於宋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已任其後參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率宏以遠卽如在歸而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

識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厯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於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歛衽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

南丘集元 卷十六 七  
于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  
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  
垂永久則何以告於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其勒石爲碑而屬余爲之記嗚呼余之望於  
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

重修顏魯公碑亭記

侯方域

太保宋公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生  
杖而遊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有嶽嶽焉若  
人之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

者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靈未題與  
濛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遊  
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故至此乎吾將爲亭以覆之  
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於公曰公之爲是亭  
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見厄於當  
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封會不若脫  
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從容就義視吾之頭  
顱身軀皆所不愛而何愛此蜩斗烏跡之遺哉抑公  
今者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

如以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財賄之或溺也特一聞耳域聞古大臣之佐其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以激法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享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回於荒文斷學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吾且見狐

狸之晝遊而鯀鱓之群舞也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感於天下之變故深矣乃退而爲之記

新遷顏魯公碑記

侯方域

宋郡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構精妙創動聳側爰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遙旋存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勢之堂奧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獲金墜之日蓋



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  
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  
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至可尋海內自縉  
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不歎歎稱歎購之  
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臥嬉戲其下亦從而  
拱揖拜跪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  
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往來  
其間有使之者而然耶夫魯公名在旂常精感日月  
誰不知之而一厄於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曾不

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  
於翰墨吾知其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  
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  
之後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  
拳石之孤騫立之而不忽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  
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  
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爲堞  
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翮遷之請余爲記歲  
在崇禎己卯夏碑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八

商邱縣志 卷十六  
十六字闕七十四字卽魯公報德記也

重修白雲寺碑記

侯方域

白雲寺者其先隙地也或曰舊爲古刹有遺址焉在宋郡之郭西南五里明崇禎之二年中書舍人吳興君闢之爲廬一廬覆之以茅以樓遊僧旣一年始門焉而堂其中置臥佛二三年乃創大殿建立三佛像與夫金剛羅漢韋馱伽藍之屬廊廡寮廚以及棖楹櫺檻之具靡不森鮮其後歲時增而不廢迨壬午而寇李自成益熾攻破宋城舍人奔金陵僧亦散去寺

以壞甲申寇陷京師金陵共擁立福藩子舍人復補官於南居一歲明亡舍人棄其官歸嘗往城之西南觀故所爲白雲寺者歎曰天下之變遷淪毀于吾前者豈皆積劫不可救耶予將爲浮屠氏以終老於是盡出家財於寺不期月悉復其舊僧請記舍人曰是非侯子不可姑待之余旣歸自江南以爲請余惟昔者崇禎以前實克承慶厯之業閭左安富孽壤之與垂五十年不見兵革歲時伏臘莫不思有所祈報以答靈貺小之則牽羊陳豕奏鼓吹竿而祭賽于村原

百氏集卷之十一  
之社大者乃造爲梵宇宮觀香火相續余嘗北歷燕  
趙抵齊魯浮江淮適吳越所見通邑大都金碧晶赫  
之區何啻白雲寺蓋天下人之財力當其壯盈必有  
所費無以制之且侈而溢又或其甚者乃至銷磨蕩  
滌於水火鋒鏑之中而不能畜而自禁賴清淨之教  
爲之疏通施而舍之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  
也而後世儒者如昌黎清河之徒猶相與詆焉無乃  
未之思歟嗚乎天下之變遷而淪毀者若驪山之館  
太液之池金張之邸封君世家之宮室亦已多矣會

不得如白雲寺者復而新之舍人昔嘗官兩都豈有  
所託於浮屠氏耶舍人名議姓沈氏故明相國鯉之  
裔孫

壯悔堂記

侯方域

余向爲堂讀書其中名之曰雜庸或曰昔司馬相如  
賣酒成都市身自滌器與庸保雜作子何爲其然余  
曰以余白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舉足  
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無如子者安往而不與庸  
雜又豈必酒壚耶嗚乎君子之自處也謙而其接物

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黨禁又歷戎馬間而乃  
傲睨若是然則坎墮而幾殺其身夫豈爲不幸哉忽  
一日念及憮然久之其後歷寢食不能忘時有所創  
創輒思積創積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獨  
名此堂也急別構一室居之名曰壯悔古者三十爲  
壯余是時已三十有五矣嗚乎以古人學成行立之  
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創艾日其餘幾已而復自慰曰  
夫人終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已多矣壯果能悔其  
尙愈諸猶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過而能內自訟  
君子許之然則雜庸堂者毀諸曰否余將更營而新  
之以誌余過於無窮也

鄭氏東園記

侯方域

鄭氏東園者余少遊焉其隣人指以示余曰此沈氏  
之園也前三日易於鄭沈氏者相國鯉之族余猶及  
見之鄭氏得之二十年而鬻於今太保宋公猶言鄭  
氏者物未能遽忘其故也嗚乎余年三十有三憶少  
之嬉遊於是園者曾幾何時而園顧三易主矣先是  
園中有榴十年不華而是歲華鄭氏驚告曰是何祥

也已而鄭子入於庠鄭君以茂才舉州刺史歷官徐  
淮副使嗚乎是果榴之祥也園有卉名水仙者種白  
江南吾郡人得之多置潔室几案間而鄭氏園爲盛  
自壬午陷後官軍與賊更迭踞吾郡遂以鄭氏之園  
爲園塲卉皆爲馬所食居久之天下稍定人皆復其  
業而鄭氏始歸理其廢址蓋亦幾十年矣卉所舊植  
處忽又莖而華焉觀者曰是殆復爲鄭氏祥也已而  
鄭子死鄭君以其園鬻於宋氏嗚乎是何卉之不祥  
也抑卉更將爲宋氏祥耶特爲鄭氏不祥耶夫是園

之在沈氏以前者歲久滅沒無故老知其誰氏矣其  
自沈氏得之沈氏失之者不知其亦有是祥焉有是  
妖焉否也或曰凡妖祥之端必其大者先見而後小  
者應之方沈氏時天下太平理醇氣和妖祥之端無  
自而興也其後啓禎間大亂將發而鳳皇見於丙寅  
黃河清於丁卯是殆所爲祥也而太廟血孝陵有赤  
黑二鬼相與鬪是殆所謂妖也天下之大妖祥興而  
小者應之舉天下之非鄭氏而榴之祥非鄭氏而卉  
之妖者吾又不知其凡幾而曾不可以悉數也或曰

松入地而爲脂腐蒸氣而生菌物之變化固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鄭氏之盛衰適與之會安見夫榴之果爲祥而卉之果爲妖也嗚乎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則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懼矣而况草木之變態無常者乎若其反是而必榴之祥必卉之妖將人事廢而天禍作則吾三十三年間而目見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獨鄭氏園也

五老祠記

田蘭芳

睢陽五老蓋宋祁國杜公流寓是邦與王朱畢馮輩龐皓聯翩優游觴咏邦人因而號焉者也其祠不知創自何時疑亦守邦之大夫邑里之賢士慕其高風碩德貌而祀之以致其景仰之意者余不及值其盛時自往來城闕惟見棟宇摧崩石像漫污嘗送今翰林陳公有詩云五老覆頂無片舍蓋指此也居人無知往往相率遺矢其中過者傷焉二十年來凡經累政曾未有一人念及此者亦可慨矣庚申仲夏復經其地則見廟貌嚴翼墻垣崇深問其興起之由乃經歷陳君與市里一二父老之所爲也夫經歷非有出

政起化之責而市里父老又非讀書論世之人乃能不靳金錢聿新廢墜如此抑亦可謂奇矣及閔縣乘則祠之經始實司空俞公病中感夢寐之事而爲之而關中呂公梅之記之也亦詳言神怪靈異之可信而已因歎苟無所爲卽勝事當前廢墜在目望其修而舉之也難矣無惑乎聖賢忠義以及勳業文章之流其所產之邦與夫過化之地往往任其故址湮滅遺蹟蕪沒而莫之顧也悲夫

微子廟碑記

胡國佐

劉榛代

宋殷墟也周封微子以奉殷先王之祀言能踐修成湯之猷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上帝歆而下民協故建爲上公作賓而不臣也詩人於是賦振鷺賦有客在史亦稱其能仁賢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其諸所謂法施于民則祀之非與唐天寶時詔祀歷代忠臣微子首登祀典初結宇于城之東曰象賢祠宋行新法盡鬻天下祠廟而獨得不毀歷代迄明凡四徙其地奠基于此者嘉靖以來也宋之祚雖斬于玉偃而微子之血食實無終窮嘗慨人之惑于福報也相率而奔

走于浮屠老氏之廬孟韓之辨有所不能闕故蕭寺之莊嚴擬於禁闕而忠臣義士可以興人心而師百世者或不得一椽之庇有司過而不問焉事神化民之職蓋兩虧矣予蒞宋來謁是祠怪其頽陋不能蔽風雨不禁俯仰興歎曰嗟乎宋之民其無反古復始之心乎雖然守土者又焉辭其責因訪其址有私築而居者凡爲屋五十楹又訪其祭田故有五百四十畝經河流之浸沒鼎革之變亂隱占于民間莫可悉考今僅得其六之一于是薄追其遺而益之以祿糈

新其堂寢崇其垣墉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焉者也祭統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乎祭予愧有治人之責無能修復典禮興起教化安百神康萬姓惟是幸守仁人之封致其誠信忠敬以奉祭祀或因以倡乎宋之民反古而復始未可知也嗟乎讀微子之篇猶足生人靖獻之心而况居其邦登其堂洋洋如在恍惚與神明交其不可以興發其忠孝也乎後之有司尙其永體斯義勿使廢而不舉也庶幾事神化民之職哉



重修開元寺記

刪節

陳昌國

出郡郭南不數武有寺曰古開元入門折而東有亭翼然是少保宋文康公作以覆唐顏公碑鐫八關齋功德記者碑高八尺有咫廣一尺六寸凡八面面皆有書字畫首勁如槃大波磔入石膚以寸肌理肉好骨力塹峭望之卽忠臣義士跡也折而西有祠一區則以祀顏田二公春秋伏臘有司輒繫牲以從余在是邦有年矣夏日率憇於茲見其丹堊剝裂基地隘隘汗潦縱橫蔓草蒙翳唯古碑與一二病僧雜立庭

際耳余盡焉傷之有僧自江南來問何以戀戀此曰余獨愛八關齋片石如昔人坐臥索靖碑前不忍去也余悚然異之因與郡賢士大夫約并告之共事茲土者鳩工庀材構大殿三楹庖厨之頽落者翼之墻垣之黝缺者葺之殿之後爲南湖草堂堂亦三楹堂之側爲寮舍凡三處共九楹不數月落成余與賓徒寮從提壺挈榼于其間采于淵毛可食擷于園蔬可供林影濛光暎帶几席晨鐘夕隕悠颺熹微幾忘其案牘之勞而身世之爲累也寺外有泉色香而味冽

日景將曠僕夫少甦滿酌一器飲而樂之噫今天下  
琳宮紺宇日相望昔之所謂伽藍精舍如永甯白馬  
之屬皆湮沒于荒烟暮靄間想像而不可復識矣而  
茲寺巍然獨存雖廢而不忍其盡廢者徒以魯公之  
烈節風聲入人深也卽余之從事于斯也豈僅僅以  
種福田崇釋教乎哉夫僧以壞衣髡髮之人孤雲野  
鶴何之而不可而猶拳拳於一片石豈非以忠義之  
不可磨滅而遺風餘韻之長存乎後之君子可慨然  
而賦矣是爲記

睢陽曹氏卓觀樓記

葉 湮

甲申夏余客宋舍於根遂曹子之第堂皇軒殿庭除  
靚幽卉木陰翳冷然忘暑根遂賢而有文起家儒官  
司鐸王屋上官課其能注高第調文林郎因奉慈諱  
歸余以修志之役昕夕與討論往蹟上下今古聆其  
雄談博辯知未易才也一日語余曰某家世科第先  
君子獨績學弗售屢困場屋晚以歲薦試吏部除濠  
州別駕尋自免歸閉戶却掃唯以讀書爲樂欲於廳  
事後構小樓一區貯先世遺書卒以年衰倦勤未興

而物某不肖苦家務紛紜又以一羶羈千里外蹉跎亦未舉今讀禮閒居擬補先人所欲作者業已庀材鳩工經始有日矣樓成將顏其額曰卓觀吾子以爲何如余曰善哉子之爲樓也昔周原伯魯語不說學閔子馬曰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荀子曰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荀子之所謂陋卽馬父之所謂苟也夫人而苟且陋也得謂人乎哉自有書契以來天地之故民物之紀莫不備于典籍舍讀書以言學是猶農夫欲耕耨而廢耒耜也

可乎曹子構樓而以卓觀爲名蓋取太冲卓犖觀羣書之意聖賢之精蘊百家之微言根邃日萃而觀之其爲卓犖也甚矣且夫事前人未逮而後人成之者曰孝後人可法而前人貽之者曰仁根邃竟別駕未竟之業可不謂孝乎繼別駕之志而以可法者貽後人可不謂仁乎旣孝且仁學莫大焉俾後之人皆以根邃之志爲志則閔子荀子之譏曹氏世其免矣如徒以層城如霞流覽景物而曰觀之卓在是是豈根邃之志而亦豈別駕公之所望于後人者哉根邃曰

君言可箴予請卽書以爲記

雪園六子社序

侯方域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群相見則執雉爲贄傳曰執雉者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齋伯允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其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死余與賈子開宗

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肅與其姪世琛採橡栗揮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呼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蓋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者既不遑修文而議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猴冠虎翼之間畔爲異途群請儒行之迂濶而大雅亡矣嗚乎先王鄉教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修業而願欲輔助菁莪之化復氣運於昌明者恐未之有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

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歛歛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社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既藝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來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隣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修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來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侯子曰吾昔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宋中丞詩集序

汪琬

綿津山人集者牧仲宋先生自名其前後所爲詩也先生以文康公冢子自少嶄然頭角綽有聲譽其稍

長也以侍衛往來殿庭交戟之內進則長楊校獵宣  
曲馬射未嘗不扈從其間退而侍文康公側賓接名  
公鉅卿熟習其言論風指耳濡目染用是練達累朝  
以來典故之沿革文獻之盛衰所以資其見聞者既  
至旣而從事宦遊南臨江淮北俯碣石所過名山大  
川長林峭壑無不徃探古今金石之刻鼎彝之器經  
史百家之學以訖法書名畫無不採覽隱逸之谷耆  
舊之廬與夫四方騷人寓公之所在無不延訪而折  
節所以開拓其胸次而陶冶其性情者復久且深其

志愈充其氣愈下於以發爲詩歌其長篇雄變如蛟  
龍之幻化其短章之秀傑如珠玉之瑩潤甚至聯句  
角勝則寫難狀之物而吐難言之情如傾江倒河益  
注而益不窮洵乎其才之高學之宏而養之裕也吾  
聞之也非才不足以應猝非學不足馭才非養不足  
以蓄所學若先生之爲人固已光明而駿偉博大而  
醇深及其達于政事也廉而不刻嚴而不苛拊循吏  
民煦煦慈愛而不失之姑息當其蒞吳僅四閱月耳  
裁決簿書勾稽金穀徃徃至丙夜雖精銳少年不敢

望一二老好宿蠹俯首側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設  
施詩歌亦先生之餘緒也顧輒以其閒與賓客置酒  
贈答方揖讓笑談之頃落筆如風雨他人未及構思  
而先生則數百言立就矣苟非賦才之高而又佐之  
以學深之以養必不及此夫豈屑屑焉摘章續句僅  
以詩人自矜者所得而侔哉昔文康公以漁陽開府  
進登宰輔今先生繼之復開府江右出爲股肱之臣  
入必爲心膂密勿之佐遭時遇主紹揚前休行且以  
廣歌諸什被管絃而施郊廟當有數倍于此集者譬

之五星之麗天芒寒色正方與日月齊曜甯特於文  
康公有光而已先生出此集命余序之余衰朽無似  
豈能窺見著作之原委姑述其梗概云爾

經起堂集序

宋 準

文安劉侯鶴亭宰吾商邱政修而民和鄉人來吳苑  
者皆稱令君賢不去口已兒子輩自鄉來予復問令  
君治狀皆對曰自君之來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  
不覩晨飲之羊又於聽政餘閒振興風雅吟章日富  
佳句流傳予嚮慕久之今令君果錄其所著經起堂

詩約千篇視予且屬以序予受而讀之清雅和厚若  
 與君之行政相表裏而流其子惠壽吉之音洵可傳  
 也今夫宰百里治爾絲勤勤於簿書期會以為當務  
 之急而凡為令甲所不先則皆棄若遺焉又或鷹擊  
 毛鷲為治政尚武健彼且以右文興學為迂圖尚肯  
 恬吟靜咏雕章琢句以自陶寫其性情之所適也哉  
 故曰一行作吏此事便廢乃令君政成訟簡樂有餘  
 閒始克揚風扞雅振興文教幾追美于單父鳴琴武  
 城絃歌風聲所漸士皆奮興此賈生所謂使民田心  
 而嚮道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予於令君信之矣遂序  
 其詩而歸之

侯氏家乘後序

刪節

侯

勲

鄭廉代

是役也始于壬午夏六月朔訖于是歲之秋八月凡  
 三閱月而畢事于是颺言而告族人曰吾家先世雪  
 苑一農家耳由耒耜而化為詩書由詩書而化為金  
 紫衣冠濟濟遂為名門士大夫之聲振乎朝野鼎革  
 以後日就凋零邈其盛衰前何其興之暴而後何其  
 謝之急哉殆未深思乎農人播穀之道也夫農人之



播穀也耕之欲其深耨之欲其勤覆之欲其厚而概之欲其疏如是則有秋可望而日以富饒迨其後履厚席豐競于華侈手不習鋤耨而目不辨菽麥或有語農事于其側者則心疑其訕己而頽其顏如是而望其耕之深耨之勤覆之厚而概之疏也得乎哉柝衣多而廩粟少一遇大歉則珠玉不能飽人矣念吾家在隆萬之間所謂耕之深而耨之勤也啟禎之際則歲有秋而家富饒矣迄于今得無有手不習鋤耨而目不辨菽麥者乎尙其念之母謂當世必無大歉之年也繹思祖德而三復播穀之道是誠吾後人之責也誠能耕之深耨之勤如吾祖宗在隆萬之間安知其不紆青曳紫如吾祖宗食報于啟禎之際乎是則余修譜之志所深望于衆人者也可不勉乎衆皆曰諾因次其語爲後序

治河議

賈開宗

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或曰河之徙也漂沒者數百萬家冲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爲之通塞卽多方理之猶虞不勝而以爲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崙北

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諸水但  
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諸水治矣  
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能自達于海  
卽及海矣朝潮而逆回數十里焉夕甫及海而夕潮  
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也遂于朔方之東  
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又于太原而鑿龍門  
之小者引河以南注之華山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  
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能逆也書所謂同爲逆河入  
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竭金錢而行所無事也所謂

治水以水治之不以土治之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  
文而無壅阻之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  
以區區數丈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  
鳳泗陵寢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  
之邑設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爲陵寢也非  
爲漕也且漕無關於河也漕之通塞無關於河之通  
塞也使漕之通塞關於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  
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苦于衣食之  
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妓之無具也則相與

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爲衣食因取以爲費用因取以爲飲博耽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下數萬人以入口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于是富于是貴于是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出于臨河各邑也出于各邑之令也旣以各邑之令輸之何妨卽以各邑之令治之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之可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

市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荆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織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疫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

在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  
避之不聞壅河以爲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  
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以  
爭中原之曠土乎

漫堂說詩

宋 蘇 學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尙已漢魏高古不可  
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尙大雅寢衰獨唐人諸  
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  
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

一編近代庶常館謀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  
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  
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于曹陸陶謝  
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于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  
則汎濫于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  
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  
得手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  
明而我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  
所謂螻蟻稊稗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

隨我與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摸古人而詩候孰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于前羣盲隨之于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乎可哀也已

書商邱宋氏家乘後

魏禧

家乘之作多大家貴族其有德而世微者無有焉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人情所競趨雖甚盛德必稱說富貴之應以張之富貴不絕於世盛德君子代不數人則大家貴族又恒以有德爲榮述家乘者必推本

其先世之善然非有所飾辭謬說以欺世也古今子孫蕃昌簪纓奕世不絕其先人非有大功隱德則必不及是如江南王氏之推本祥覽關西楊氏之推本寶震不可以枚舉商邱宋氏自莊敏公先後代有功德而文康公爲難爲文康公當鼎革初首言議崇禎先帝廟號義聲震天下夫新故之交人所難言狼跋尾寔婉轉以求避其事而不可得昔王祥在魏稱純孝盛德及以三公事晉於故國未嘗有一言之及李德林自周入隋才名爲文帝所愛重言聽計從及爭

宇文氏事輒觸嫌怒雖幸脫於死而終身廢蹟不復起夫幸其不忠故君而忠新君是求忠臣於逆子之門也隋氏再世覆滅九州四海之大忠臣義士寥寥無聞此固文帝下愚之見然由二事觀之亦以知人臣處此之難爲矣方文康公慷慨昌言時豈意其出口而無他患且自此位極人臣子孫賢貴繁昌以至今日哉動於其心之不容已義所不可釋夫是以倉卒之際不待再思不謀於親疎而毅然行其志也方正學有言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盛也祿位光榮

而君子無聞族雖盛衰也文康公克承先德不忘忠孝諸子以才德繼起在位此方先生所幾幸爲不可兼得者宋氏後裔覽觀興起世德名位傳於無窮卽叔孫穆叔所稱三不朽何以過焉禧因員外擘之請而爲書其後

二賢祠碑

劉德昌

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古禮也後世則建祠宇以祀之孔門之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宋有其二原子司馬子是已道以孔氏爲極通其藝者卽通其道者也斯

二子者甯非宋鄉先生之長歟余重纂邑乘覽故冊原馬二子雜列人物中夫仲尼之徒羞稱五霸後世所謂名臣賢達者使在春秋不過五霸臣耳原馬二子親承洙泗或辭祿甘貧或潔身避惡皆得於聖教者深余定人物諸門而以二子弁諸首別曰先賢示異乎後世諸品流也二子祀兩廡已遍海內而宋其桑梓地獨無專祀非典之闕歟邑有宋廣文先生斌者篤行君子也爲郡縣博士二十餘年偶以奉諱還里怒焉廛之與諸生李猶龍張果輩謀欲創祠以祀

二子慨然出已貲市城東南隅民居一區顏曰二賢祠前堂奉木主後舍闢義塾延師以訓里中兒之貧不能讀者復捐地一百畝以資脩脯蘋藻絃誦彬彬出乎其間落成請余記其事余伏而嘆曰化民成俗修廢舉墜有司之責也今之有司怵于考功之令日夕營營擾擾以簿書期會爲政舍是一切置不問二賢祠宇邑有司不能爲而宋君爲之邑庶衆不能共爲而宋君獨爲之其賢于人加一等矣或謂宋君故巨室其尊人明經翁爲相國介弟中丞季父負材幹

饒智略雖隱居不仕而品望崇重鄉邦仰之如高山  
鉅谷平生豪舉蓄伎樂廣苑囿歌鐘甲第甲於一郡  
今宋君出其翁貲之百一卽足以興曠典而博義聲  
無難也余曰不然世人襲先世田宅以爲飲博狹邪  
費者或勿靳矣不爾則守祖父一錢如頭目腦髓肯  
一介與人乎况以鄉邑公務而一身一家獨肩勿諉  
乎况吏不迫而友不訶而毅然出而自任乎姑勿論  
宋君尊人平生好事多耗本無厚藏卽有藏如山而  
宋君錮之不發又誰如宋君何宋君是舉無所驅迫

出於秉燹崇聖教化井里非識量高遠而身與道俱  
者其孰能之不惟是也君見諸郡邑城往往建奎文  
閣彤家言凡巽峯之隆利于舉子歸郡舊有奎閣隱  
於城闈且歲久頽敝宋君亦具牒郡縣願改建于城  
巔其設心積慮唯欲損己以利衆是大公無我之學  
也如君者不惟謂邦國有人亦且謂宋翁有子余樂  
其成而率連書之且銘以詩其詞曰睢陽莽莽宋舊  
封聖轍常環蒙門東習禮弟子多雍容子牛子思產  
國中廟廡已享千秋同故里獨闕蘋藻宮南陽先生



心忡忡引茲盛典任厥躬卜地域隅計廿弓召匠庀材以鳩工經始不日輪奐終神妥馨薦饗饌豐更闢講堂選棫芑造爾小子解醫矇蒙以養正曰聖功作人之澤維君庸崇墉屹屹有巽峯奎文列宿映蒼穹君併峙閣何寵崑祝士有文振國風似君高義誠罕逢樹標畸行俾後宗歲在作噩與旃蒙伐石鐫泐永勿龔

不貼春對門神說

陳宗石

余見世俗于改歲之際無論富貴貧賤以及庵觀寺院皆匆匆貼春對門神春對無非取吉利語以爲一年之兆大家世族或誇其門閥矜其富貴門神以爲辟邪避祟亦取其加冠進祿之意不知肇是何代創是何人千夫雷同遂成風俗予嘗謂讀聖賢書當敬惜字紙如除夕之春對亦其一也每見除夜春對甫貼完歲朝已有扯去其半者或飛入糞溷或墜入泥滓以字紙如此作踐於心當有所不安若果能作善自當降之百祥作不善自當降之百殃豈待借兆于春對哉至于神荼鬱壘予亦有擬議焉懸掛未久甚

至冠裾剝蝕肢體零落童稚之狼籍馬驟之踐踏象人而用得毋同于作俑之戒乎章楓山先生詩云正要鬼神司夜漏何須茶壘衛門庭則不貼門神古人有行之者矣且歲暮百冗蝟集仕宦家春對門神所費不下二三金以此可費可不費之二三金周之饑寒之子豈不有濟由此推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賑厄蘇困是亦仁者之所錄也更有一等中落家目不識丁猶因仍故態不惜子母錢買得春牋忙忙倩人書寫甚至塗鴉畫蚓之字付之如盲如聾之僕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徃徃令傍人齒冷何必以有用之金錢而爲此不急之務又何苦以有用之精神而爲此無益之舉然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若能毅然違俗而不顧亦可謂強哉矯者矣予已廿餘年不爲之不但節費省事且可惜字愛人若一邑如余可省無數金錢亦節儉之一端也然以予之臆識陋行何敢望之他人聊爲不貼春對門神說示後之子孫爲予之家訓云爾

連尉傳

劉榛

連尉者名蔭福州侯官人也康熙十九年來爲商邱尉鬱鬱常若有大感者或問之嗚咽垂涕曰家鄉五千里莫能將父將母而來白首倚閭嗟予子行役嗟予季行役焉蔭其能爲情乎夜常啼聲徹于外有聞之感動泣下者除日其役辭謁尉撫膺太慟曰若等歸遂得拜父母予其罪人也乎失聲久之父三聘舊崇安丞也知蔭生平依膝下孺慕不能離強之仕非其好也必不能堪遂夫婦跋涉而來蔭大驚喜慰疑夢寐事于是始見舒眉焉未幾父母有念井里色蔭

察之卽日以病辭官上官勉留者再固辭卒得請奉二人歸商之人皆供張南郊外設祖道觀者歛歔嘆息曰吾見有母死不去繫墨纓披縞紕襦縹綺之衣南面坐堂皇上談笑而治邑政者乃有戀斑斕于親側棄冠紳之榮而歸于林壑者乎尉其善愧天下士大夫哉尉再拜謝送者曰慚愧爲吏無狀怡然御其親巾車而去論曰利名之溺人甚矣哉方今以用兵之故開天下進身之竇有傾橐蕩產以要一命者矣有傾橐蕩產以要一命之虛階者矣有一要之而不

得益之以再再要之而不得益之以三者矣且近世  
公卿大臣有糾彈之而不去削奪斥辱之而不去甚  
至甯死而終不去者矣尉雖卑秩亦人之所傾橐而  
未可卽得者也又泰然無他故何一旦掉臂去無少  
顧惜之色耶豈非所欲有甚于利名者哉嗟夫誰無  
庭園尉也獨行其志異哉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30 1929